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序

儀禮圖序

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滄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数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乎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

千有餘年緜緜如綫而荊舒王氏加賤跡之舉子不
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
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墜而已萬家
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
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
數十年又當若何予梓之舉救焚拯溺之功景星慶
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享
皆忘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喪
礼信齋祭礼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為基
如不先此而為四脚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

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疑疑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發之者有餘非與之者誠莫大之功□二百之數不可考以圖繫之三十九篇疑可得□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也十七篇圖而繫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大學要畧序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與繫言心者二處之行有尚中乎之吾與爾靡與繫言心者也八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

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
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于海也
中乎誠心也無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体中盧二体
中實皆無間無雜之誠心也故為好爵好爵之靡係
而不能釋也吾與爾靡彼此人已親疏遠近交係之
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
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為草木篁竹
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
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覃懷人也相後
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躍

雖必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曾閔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於南来者之口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黃河越行華出居庸鴈門王門以極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是固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知身後之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大要降衷秉彝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予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已與人吾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重光大淵獻

重九日三山陳普序

孟子纂要序

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
物縱横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脉絡貫通條理分明曾
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横流異端交亂壞
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
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知則曰
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
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

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脩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燕愛則言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

日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孟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脩道中來故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知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

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業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咸淳丙寅秋序

太極辯序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其分体則為理一物一太極是也分則全者析矣何為復得全体之名太極物則也一物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一當然之則而已一物一萬古常如此萬物一萬古只許多其尤可觀者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一原同出氣味性情同一父母所謂一貫者雖以一本行萬殊然於萬殊得一

蟻足以盡群動得一業足以盡萬枝得一揖者足以盡三百三千則者當然之度數也得一當然則百萬千萬萬萬不過各一當然而已物有去来此一當然當為之主以心觀之皎如日月昔若五穀以耳目求之漠然其無有也故曰易有太極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周子加二字即此而陸子靜輩不察至今不已辛亥秋九遇天碧范侍郎於考亭辱示所得與浮渠吳昌溪徃復言語多於鵝湖而易有物則四字足以擾其樞而窮其涯寂寞之濱抱此久矣一旦消契其幸如之歎曰前曾以坎之心亨與中孚之吾

與爾靡論許仲平爭今日又有此奇遇四海之內何門之不可叩何地之不可行哉

十先生像序

大德壬寅真定白亨甫佐縣寧德出其先君子寓齋先生詩沈鬱蔥蒨貫穿該洽海內以詞鳴者百年來鮮儷也夏五被府檄古田得六君子及龜山了翁文公南軒像於縣學欲以寄其鄉之學者曰比方讀文公書及六君子贊久矣以快其目可乎子為我言其人嗟夫此天地之不能忘者不在晁梧堀奕之列也正襟危坐為君言之物之不能不生者理也理不息

則巍然而秀於希闊之年炯然而見於寂寥之處者天地之不能忘也若水之黿鼉蛟龍山之熊羆虎豹草木之芝蘭若蕙松栢豫章百穀之黍稷稻梁與夫治世之麒麟鳳凰上而至於人類之堯舜孔顔曾孟苟在理之所當有則不以貴賤大小皆有居然而生者况形化無窮乎孟子後千餘年斯道之統若去而不來絲而遂無吡矣一旦在於九疑同時二人雖相去数千里片言曰惟栽長幼之不同是非所謂天地之心乎司馬公兒年足徵邵堯夫舉世莫知其道而與二程如蘭且復同巷中州変故生類幾盡一線綿

緜南來將樂豫章延平以至考亭都是說許孔孟之
道自治平熙豐裁百有餘年遂明於天下是理也在
吾徒為憂卒任造化亦循寒暑晝夜有長短遲速而
無生滅有無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當將固
言之矣寓齋生長今慎隩古林胡樓頃之地宋所築
火山軍以扞西寇者彼民之於詩書何嘗越人之於
章甫寓齋兄弟崛起其地變為此州名進士此亦天
地間之不能泯者古今只有此人物人物同此理堯
舜孔孟之所至吾亦能至之吾不能法四海之人必有
能至之今世之人不能至後世之人亦能至之無他

形之同則心不容獨異不過開塞有久近爾斯十人者備矣見之者不必若齊乇之醜孟子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九尺之長六尺之短東夷之人西夷之人皆不必論也像必南劔不者了翁未必在列然了翁節洒墳亦奮乎吾閩者但責沈片文與善豫章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數語在十人中亦若司馬公在六人之中也豫章延平不與豈兩家子弟失其傳乎亭市官未上閩當并訪之

謝疊山文集序

天地間正氣千古萬古不滅而間以英氣發之治世

三綱正九疇叙民生於礼義如魚在水草木在雨露中及其衰下則理為欲充義為利塞五教四維散亡蕩滅莫知其卿使有耳目者無所加有手足者無所措當是時乾父坤母惻然於斯類之將盡也則以英氣發之其大勢之趨有不可救而其固執死守之節積然於狂瀾烈焔之中足以繩既往而開方來若三仁之於殷萇弘之於周朱雲劉輔李膺范滂孔融輩之於漢二顔張許之於唐是謂天地生生不息之易與治世為日用而利澤周四海者其功未始不同也不然亦無以至今矣百年來南俗大壞於時文之纖

鄙紀綱樞紐之地以嬰孩居之其於立人立國之當
然無或以為念者亦有一二醉夢稍醒知有是非而
薄以為言亦不能究而盡之疊山謝公幼少有天下
慮入仕途不為富貴謀動與有位者忤雖困之下僚
加之非罪放逐播遷終不悔平居暇日深思遠慮懇
江河入風雲隨飛翼而形之紙筆者無其憂人憂國
之心詞場大筆傷時抵諱同列掩耳而獨以身任之
其他一句一章一詠一揮大率在此三十年一刪不
撓一日繼之以死以誠之實之是固其良心至性獨
識薇等亦天地實使之泣於小流以不隊萬古之天

常使有耳目手足者終有所加所措也斯人賴之哲父坤母亦得以慰安焉㫖集刊行豈惟嗣子定之門生劉棠之當然哉其有裨於世教不小矣民之興起在心而先得之耳目是集也易之山下有風之卦所謂振民者也

送胡生序

夫才如陽氣德如含弘學地天地間萬物皆一陽氣之所為也動者植者剛者柔者青者赤者白者黑者辛者鹹者苦者甘者羽而飛者毛而走者介而行者鱗而遊者或小或大或高或下足以為宮室充器用

足以供衣服食飲備礼樂軍旅其餘支本末肌膚筋骨齒革蹄角一一精妙善利毫髮絲忽靡有不到皆一陽氣之所為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長之以春夏成之以秋冬作之以晝而息之以夜使之各得其性分者一一皆陽氣之所為也是有天地之妙用是為造化之利器靜無而動有靜在耿繇而動彌六合夫豈無故而偶然哉靜以為之宅厚以致其養使其本深而用利者地之功也其動靜出入皆不離於地故其体安而性成氣充而力足時而出之行天衢歷百物而無不至無不成如龍蛇虎豹之可畏而從如

麒麟鳳凰之可愛可親皆有得於地之宅之養之之故也德之才亦然天下事無才不成而所以成在德才者應接劃裁而德者致其中和者也才動而德靜才無方而德專一以德用才則動而常不離於靜訓臨無方而一理常行乎其中其動必有成為必有功其勇桓桓而常不失其如與仁者以德為之地也南豐胡先生梅臞之子于丁未歲同館於建寧丘叔文氏風骨殊精爽詩文如湧泉書札如龍鳳氣宇如山岳古所謂髦士也年未三十有如得志於天下事當必得先乎蒲節歸侍謂予不可無回路之贈也予惟

士之血氣方剛貴乎養也才為天下用非止於文辭也濂溪先生曰用而和曰德司馬公曰正直中和之謂德皆主静致柔之事也主静非一於静也所以善其動也致柔非一於柔也所以善其剛也才如陽氣德如厚地舍經學無以成德而妙用也麗澤之義諒無以先此矣

送耕雲謝道判序

道術方技隨世逐人之所業亦各有其至業其業者必至其至而後可以都其名如夔之樂百獸率舞匏之弓三代寳之皆至其至者也故儒者之學必至於

堯舜道家釋子之學亦必至於老子瞿曇下此如神仙久視長生之訣役使鬼物之方雖出範圍軼中庸然其學之久攻之深而不能造陳圖南左元放之地是皆未得為至其至也老氏之道清静無為而已後學因其可以全真永年而合之長生不死之學又緣脩煉有窺其罅撼其户者而合之驅奸使物之方今道德經七八十篇烏有是事然誠使其服食之功至於白日羽翰飛走之妣至於取薑噀雨則雖以予之嵾嵾亦且為之執御而何暇以聖人之所不語責之以非老氏疑之大畧今士之深於時者出方外以用

其聰明才雋是亦不虛天地之所寄方內之士雖死守孔顏亦當惜其才原其情識其作用有以異於漢時海上燕齊之士則亦豈可以蓬蒿羽翼視之耕雲謝道判深於時者老其衣冠名目而儒其行幾於承天時行者矣內存祖考而外似東方朔凡今之道家之所為悉為之不作此其才誠難得而惜其情有可推也亦至其至而已昔唐太史公傳奕陰陽方技無所不曉而輒不肯用時可不用也今其時矣羚羊角之事學之博也不足為異惟能使呪僧之術還著於已之為妙耳耕雲之所操以此為的可也昨之汀余

嘗序送之亦察其能進於是也今其暫歸信有如呂
蒙之見陸遜者復以是勉之

贈鄭潜明序

天下之所尚耳目所習心所注倉卒未能以復古者
食之椅卓匕箸葬埋之風水形勢求得如季武子成
寢而容杜氏之葬於西階之下者雖賢人君子亦難
遷以是望之也十干十二辰列於天流布于地人居
其間隨大小所值所居擇吉凶取舍向背之既未得
如穴處巢居不封不樹之世雖好古之深亦不得不
從俗也土有黃赤青白而黃為中磽鹵埴腴而腴為

美山之與水有開散圍繞向如張弓而背如𢮎抱如相愛戀棄如各離畔抱氣聚而煥棄氣散而凉若龍奔虎蹲鹿走龜伏以勢成氣韓昌黎南山詩所列是亦人情之所就避畏愛安親慰𢘓之心吾得而禁止者獨且柰何哉此為郭景純之學者所以往往遇合也古田鄭潛明壯年治此學行四方不擇貧富貴賤為盡心信而用之者不可枚舉矣一日過我因書平生上下古今風氣習尚之可從者以贈之仍有一說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者際會之謂乎素所佩服屢以告世人若祖宗有積德則其子孫事事皆際會𫝑

吉葬地之吉凶善惡有矣抑世俗見者所云吉人者穴者盖至言也苟祖考之積與自己之所操習未善則其逢遭際會雖郭景純亦將無如之何矣潛明之術善矣四方所遇尤當以此告之

送鄭生序

文獻凋少壯移耳目或千里無弦誦聲余竊懼焉乙未秋九浦城鄭君舜舉相遇於衢年二十二惠教大篇詞采燁然良慰寂寞抑有私請士不讀書則已讀則必讀經世之書不為文則已為則必為經世之文詞非壯士所尚建安江左唐宋聲皆君子所不道也

自李斯司馬相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兄弟謝靈運沈約徐陵庾信以來其見於世者皆可考矣李白蒙今古而負潯陽之累東坡宋三百年第一至輕侮娩矩禮法之士視伊川如仇敵他盖可知繁花亂草充塞仁義光若今世盡力唐宋棄經史於溝壑不復過而問焉者哉周子曰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人有三不幸高才能詞章其一也鄭君建人也其為子朱子之學乎臨分片言亦回路之贈也

送張唐翁序

余年二十時客遊姑蘇始見當塗張本行成所註經

世書閱之三日而得其槩以謂康節可謂姦矣同時
明哲目為風塵偏覇手夫豈不然一元之中自堯至
五代至今蹙促耿少若一粟在滄海中堯以前今以
後皆寥乎邈乎雖釋子百刼千輪廻不能周噫誠乎
妄乎第十一十二卷中多言興亡治亂皆人事所致
何必以開始寅閉終戌堯舜終巳末禹起午初在經
運之癸一百九十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七十八然則
興廢理亂皆天乎口道人事筆含天機不謂之姦得
乎南劍張君唐翁知余曾讀程邵書自武夷歷熊去
非劉體仁讀書所來一見便及經世又會王元善在

坐相與翻第一第二卷既共疑三皇五帝三王不能滿一會唐宋各不能盡一運五代曾不能了一世吾與蚩蚩輩上壽僅滿三世自今大德二年盡開物猶有四會一百二十五運一千五百三世四萬五千八十六年又共駁堯夫何以知自堯至今必在巳午間然則倚不必吉而悖不必凶乎余曰命有之矣堯夫天下皆信之矣以堯至今屬巳午間如仲尼從佛肸自有道理而吾不能知爾吾之所知則有之人者心也心有知識有知識則有是非善惡是而善也雖盜亦以為然非而惡也雖盜跖亦羞之惡之今欲付

理亂興衰吉凶禍福於天則岩墻之下不必避乎
東家墻亦為之乎何事非命而吾之四端知欲不肯
況如日月之必出而不肯終於没且奈何哉盡吾心
而已矣皆曰是張君用經世之餘於人之富貴生死
貧賤壽夭物之得失去來亦曰是遂書之

鰲峯來仁課會題目序

學禮所以為仁也武夷熊去非舊有輔仁課會近復
創鰲峯以為之所丁酉來兹見其所謂會者不止於
文詞而已也晦翁黃榦三禮之書士無習者而去非
獨能以此為先務而游息其間所以為仁孰要於此

六經四書可講明者何限而仁者萬殊之總會禮者萬理之節文事事竊其節文則共統會處可以漸而融貫故禮明則無不明矣礼得則無不得矣道喪之後安石之餘宇宙內事此尤為急余謂去非今後題目仍宜撮三礼中切要及凡聖賢言礼處使四方朋友因而講明肄業其於世教關係豈輕易輒為求者鰲峯昌新抑又伐木首章之意也

禮綸序

嗣學者便於其說想其君父兄弟如升髦萬里禹迹幾無人類蓋自夷厲五伯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

之狩耶為扁鵲徃徃計而止之至於人倫盡廢甚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際東西兩漢知大抵持之未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發眊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見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并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國無人百年荒草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為草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兎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

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起而
相食而後加以衆旧不井國士無制有生之類無安
土之心而衣冠縉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
講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
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
彙別畝濬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
天不憖遺未就而没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
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編天叙天秩經曲畧備而王
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
慮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没可為天地人物

嘆夫秉彝之天歷刼不磨而品裁萬物扶植三綱
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未方斷石湘山薛文
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
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昔深山往蔭不學寡聞年十
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
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憂貧東奔西走頗聞熊去
非自少用心禮學而貧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
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憂空
旻如覽記浩博會數未輸於朋友備書冊闊室堂廣
談論取梅翁黃榦之書闕以俟方來而未就也 闕於

作者之所當辭讓哉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揚之藩為之奈何感慨之餘輙為一鼓用去非成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畐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遡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悖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

培育萬物贊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幾辨定為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爭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辭吟空詩作無語敝其賦予之厚於其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勸以終之如其有成當蔭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記

考亭記

考亭居燕之西南五里所常齋之志也文公年六十有三築焉宋紹熙壬子也甲寅作竹林精舍釋菜夫子顏曾思孟祀周程張邵司馬温公延平先生慶元庚申先生殁諸生就祠焉寶慶丙戌邑宰劉公克莊別為祠於精舍之後淳祐甲辰理宗用表章先生學肇賜考亭書院辛亥漕使史君季温作夫子燕居今至元戊子府判官毋君逢辰葺其敝千載道統莫不所欲矣然其柱石棟榱率不能加於精舍之儉未稱下汪漂搖大德己亥澶郡嚚之瑛尹建陽以葺

道尚德為為政之本溢事首謁祠下嘆曰茲非所以肅德祀昭報隆也亟奉巳俸帥下命邑後學劉熈先父治其事經始其秋畢工辛丑之冬去小以大代脆以良新舊起列益寡完缺棟楹暢脩礎節端壽櫓宇肅深門廡敞弘墻壁齋廬堅華幽潔祠舊配勉齋先生告成之日用武夷書院例升配西山蔡文節公從以文簡劉公文忠真公登降成章出入中度瞻對不怍英靈赫然十二月純父以書至山中曰郭侯之心之盛願記之以勸來者余復純父詞之陋不足齒若千載事何純父曰晦翁亦人也何辭為余乃齋沐再

拜稽首而言曰易大傳首章之結語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地人本同一理而人不能無氣質物欲之累故其動靜語默於本同之理有得與不得而其不得者常愧其形虛其位不能與天地並列而况於聖性一失血氣並興妄作邪辟驅髈搆架上蔽日月之光下汩百川之流中壅四時之行不有聰明睿知端本於上哲人幽士維持於下則人物雖類天地以不熄而無得正其性命者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之代人極建於九重人理得於閭閻當是時三極之道不開位與名合不忝有生稟靈縲寡孤獨

然不得其職積善之子孫有守癸辛之壞亂不長庶
孔其成位者周衰聖王不作文武周公之澤寖微夫
子天高地厚仁不能及草木而禮樂數語之治乃盛
於三王萬世天心民極在焉者也七十子喪大義乖
衆妄起孟氏横中流為之障及孟子沒道遂無所寄
千有餘年豈無才氣言詞雄長當一代而於堯舜孔
孟之道所以維持斯人者曾未覩其藩墻至如董生
河間獻王諸葛孔明河汾王氏昌黎韓子絶肖儒者
言動亦見經世大畧而於天命之一原各未有所得
於正人心立三極之統卒未能有所與也五行汨陳

而六府三事不治不以此敷造物闓然篤生周子繇其源繼出兩程導其流至朱文公山立河行霆決雲涌振衣一隅玩心百王以蓋代之豪雄得無内之精蘊明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察於當然必然之故融於道器合一之妙而研於格物窮理之辜晳於公私義利之辯而熟於人欲淨盡之境灼於近理亂真之僞而雄於距詖息邪之力潛於不舍晝夜之運而察於致中致和之功昭於天地生物之心而厚於雨露日夜之養其義感鬼神其用周庶物其中正開闢如周公作洛邑酌陰陽風雨嵩洛纏澗端祖社朝市其

既達究悉如血脉周身占百會徹穴髮其小心不懈翼翼孝子溫溫恭人而其平常質實與田夫野人齊土物美水飲者無異用能探孔孟之淵廓周程之途出精彩於泥淤發光氣於百錬補聖賢之未暇作民極於方來一辭不可損益一義不可空闕豈但非荀卿楊雄所能到哉今觀中庸十二章之微旨十六章之精義與首章致中和位天地之至學非顏曾子研精雖終天極地殆未有能發之者矣夫是之謂得天下之理與誦其書足以舞百獸行其道足以來四夷脩夜漫漫百憂亂螢不可勝道海色動於瀟湲清風

發於河南朝光熈於考亭有虞成周之文治茲其光乎蓋得其本根則枝葉自茂得其會通則典禮乃行此朱子之斈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斈為萬世開太平而功方孔孟亦不在禹下也今將議禮考文當以周程張朱序之顏曾思孟不宜復與馬融王弼輩並居七十子之後也鄭侯之為建陽也謂正己以格物 闕 上請未至既有以慰其心既至終始如之其拳拳以 闕 事親孝教子義五十年旋不怠貌益謙蓋竹林弟子一人矣是役也名脩書院改作惟精舍先生手誅茆欲以示後世不敢加其室

右四間因為四齋前二左曰明德右曰致中大齋中庸之綱領也為大學後二左曰象賢右曰養正為小學木大小千三百有奇瓦甓各三萬木土石工千有五百與人役亦如之財朱椿劉純父黃樞各為其族及群士友先駿奔于役者邑人虞君偶令史劉遂也

大德壬寅正月寧德陳普謹記

進德齋記

建寧吳公溥乙巳歲作新居成室其西南以為讀書教子之所名曰進德其族之長廷俊先生於余為新相知也道余姓名而謂之曰夫夫也善於鋪陳者也

吾使為子言之對曰德未易進也而竊有志焉誠其言有以切磋我也又何敢不佩余曰士尚志也志於進德則可與共學可與並為仁矣余方有所蓄也歎與朋友道之久矣乃今日見此邂逅足以用吾千金之帚矣夫存必有所守也而行必有所遵德可進也而其進也必有所以執為所以乾文言之忠信是也天地以人為心人以心為心心也者伏於耿綿之中感而遂通直際天地而忠信者所以存其心也心常存則於進德也如作九層之臺可以必其成適千里之國可以必其至基址定而塗轍正也忠信二字聖

所以為注漢以来儒者皆不之知至宋程朱子始明
程子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朱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二者的的然心學莫大於此也
然此四言通來天下亦未有深見實得而推明之吾
請為子言之理散於萬事萬物而管於心散於事物
者天之所賦管於心者亦天之所予也凡人倫日用
之當然而不可以不然者如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
臣之義夫婦之别朋友之信九族之恩鄉黨之禮祭
祀之誠賓主之敬以至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之微灑
掃應對飲食居處之末凡有義理制度時位而不可

以損益移易者莫不受於天而管於吾心昭昭乎其明也惕惕乎其動也見之於應接而不期也形之於夢想而不思也苟有血氣識知無不覺其有是無不見其當如是者盡君日君月如蓍如龜無所逃於闕夷伙惟盡而實之之爲闕為子之理當孝則循其理而盡其孝父之理當慈則循其理而盡其慈知為兄弟之理當友恭則循其理而盡其友恭知君臣之不可以不義也則循而盡其義知夫婦之不可以無別也則循而盡其別至於宗族鄉黨師友賓主視聽言動洗掃飲食知其義理法度之當然則必如其當然

法從而盡之知即所謂發已也如即所謂循物也自盡者自盡其本心之不能自昧非有一毫之爲人也知之則無假於外如之則不勞乎我無遠者依循不去執持不舍惟恐少失其當然也自盡則必如其心而無閒居獨處之欺是爲忠無違則事事皆實而無虛僞欺罔之行是爲信忠者心也知之而不行非心也信者實也知其理而不如之如其理而不盡如之非實也感諸心言諸口無時而不在三綱五常之中而徒感諸中而不繼徒言諸口而不踐其或繼而不能終踐而不能久則我之身與我之應接事物皆未

得如吾之本心而得於理性之真定也求其德之進也豈不難哉今之士孰不知父子兄弟夫婦九族之倫當尊也在官任職孰不知職之不可不恭民之不可不愛貪之不可不懲而廉之不可不守也有觸則怛於心相見則吐諸辭至其欲心萌動則左其所知而右其所欲欲既熾矣而其天命之良知往往不能自入而常耿耿乎其中是何益哉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謂忠信者亦惟通其感於中而不使之徒感踐其出諸口而不使之徒言耳蓋感於中而出諸口者天命之無一日息也所謂秉彝者也忠信之學惟

濟吾之稟而不息者而充其分量之所至焉則不措

丁挩而其德自進矣養其所存愛其所得擴其所安擴其所明出其含蓄蘊積而使之流行護其萌芽華英而使之誠實自然動不離道言無非法其於進德也孰御書之德脩罔覺孟子之集義所生詩所謂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先儒所謂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此也大學末章收結 闕

孝友堂記

闕父母兄弟之親無間之親也形分而氣未分禮異而愛不異趙岐臺卿孟子註中所謂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雖緣父子立言以兄弟言
蓋有甚焉者也雖生所謂不可解於心亦緣父子立
言兄弟之義亦無不然者也聲形語笑長幼不殊舉
動容止先後若一好嗜趨向孩而肖似禮義文章長
如一人貴富貧賤共命一夭痛痒患難徹心入骨明
命赫然不可逃遁兄弟孰非父母兄孰非弟而弟孰
非兄也是故聖人沿義以制禮循理以明道沿義以
制禮五服兄弟之子猶子是也兄弟同出於父母兄
弟之子有異是不同其同也故以其義而服之猶子
猶之云者非類似之云也一而已矣者也兄弟之

而一兄弟其可知也循理以明道者孝友二字常道言之而復總爻於孝合二於一昔成王夫子之言是也父母所當孝也父母一體之分而有不友不恭非所謂孝者也兄之視弟惕然其父母之體也弟之視兄𡾟然其父母之容也兄而不友弟而不恭非所謂孝者也俱存無故出入膝下何樂如之不幸死生之隔則夫朝夕出入升降室堂與夫秋霜露既降春雨露既濡之際躊躇顧瞻兄弟即父母也此而不友不恭是未嘗有得於天命而為人也是故孝而后能友友而后能孝成王夫子之言循理以明道也建之中

溪水吉陳君碩夫右司紫芝先生長子也其翁賴夫繼二親早世碩夫肅之子其二子教育備至賴夫無恙賴夫即二親也賴夫不幸二子即賴夫也原其心目之所注罔皆孝性盡心事親齊家之事亦由讀書務學之勤故其心常存而自不能已者如此也闕

題跋

書文安余氏家集跋高宗臨樂毅論

岳飛劉錡豈不勝樂毅毅飛發錡豈有一毫不共戴天之心雖仕於宋者亦不肯爲此言但嘿而已可也爲此言者無是非之心矣竊苦枕戈之子乃有假臨

義之帖百年中無識其非者安得不淪胥以亡

又書所跋朱德莊策問

此篇純是不識文公四書但見其盛行而不敢毀之

許文公四書與太極圖通書說如一門和羹脉理貫

通氣味如一無此是而彼非此善而彼惡相反而不

相入者也是則皆是非則皆非一人之手豈有二義

今湯東磵乃以語孟爲百世不可刋中庸大學其傳

不遠南塘未知何人云獨敬論語則是於朱之孟子

中庸大學不敬也朱德莊不信中庸大學又圖書主

劉氏不用朱說則於語孟猶以爲是也四書理也圖

書亦理也理一也以晦翁之精詣且復勞心盡精四五十年反出後輩下哉是其一而不是其一則與其所是者胥爲不識耳趙居仍守師説未足論文安余氏乃以諸公之非中庸大學圖書而不用其說者謂之知文公知者知其心識其道會其言而無疑者也非之不用其說而以爲知文安余氏是亦妄人也已

書後出師表

前表是建興五年三月初出屯漢中所上蓋自先主死後治國練兵數年力完計審始圖大舉故其言皆貫根本明大義之事後表是明年十二月出兵圍陳

急所上是年春自漢中初出爲馬謖不守節度敗于街亭有乖本謀復退而整兵以規再舉雖志正氣充初無所損而國小民疲日月逾邁爪牙之用如趙雲者復漸消減其事盡切於初出故其言比前表爲獨急魏之君臣才智短長雖在筭中無復可慮然往往自托於駑下惟一以大義不可不明先主之托不可不盡力民窮兵疲不可以坐定而結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兩言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蓋萬世之爲人臣子任人付托之令甲董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此表盡之街亭敗後趙雲

猶在此表之上相去十月耳而雲已死先主平生崎嶇相與腹心俱盡此孔明之所以感切激發而不能安居也

曾雪笠詩跋

日來天地變精華特甚間得之者橫溢不禁而蘖於詩其蒼類秀色嶢岩橫絕峻峭成削清冷輕細優裕綺麗出於豪放希玅咀嚼調理者多可喜甚者可愕也蘇黃汪陳以降朱文公權歌感興之外惟陳簡齋陸放翁與近來諸公以況文視晚唐然大抵山林伍壹四時風雨死生窮達慢悔戲謔善徒玩世不恭而

且刼欲長怨求其悽留惻隱顧念本原未能與風株同聲昔而畧可同情思者百未一二也且多屢慮把握不肯一字一句放寬勞心費氣短拙互生不悟少陵康節信手揮灑任意縱横不愁淺俗不畏譏誚而卓絕之詩自出其中宏大之局自見其首尾也雪竺曾元伯詩名久矣一日過余於丘叔文氏始見其人與詩皆於適然漫爾之中出新語於四時之中有天下慮問性一篇作諢語而反爲天下之大戒亦復無傲無雇是可不墜發性情止禮義之緒矣喜而爲之道梗槩

書蔡清逸平山窮民卷後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歷七十二國不合厄於宋畏於匡不食於陳蔡死無子爲之喪惟一孫吾嘗問諸鴻濛溟漠皆不知蓋事當然理宜有雖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夫不齊者理也陽一而陰二亦理也吾之赫赫明明優優洋洋者堯舜孔顏一也獨六七尺軀所以寄是者則爲一治一亂之主張是者分受當其時彼主張是者亦無意焉故吾亦當以主張是者之心爲心不可容喜慍於其間也雖比干伯夷之屬兼顏冉之疾病卻伯道羊叔子之無子孫以至于岩

棲穴處卒汨沒不聞如荷篠荷蕢至今不知其爲何
人者亦事理當然主張是者與我皆不得而與也清
逸蔡君之窮窮矣文不第行不遭變故家室子孫不
保不足異獨惟君五雛皆羽毛楚楚向天望雲未變
存其二變失其三居然爲堯文王所哀民此無足異
也未濟男之窮也否剝君子之道消也夫子以來如
清逸君者何限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故在於陳蔡陳
蔡者天以夫子教萬世也此則主張是者之所與所
謂赫赫明明優優洋洋否之所以不亂群而困之所
以遂志也蹇馬復來今歲當歸三子方少壯一旦來

歸如朱買臣長卿世父棨如過尚可待萬一有不然清逸未始不清且逸也氣之厚薄時之否泰吾與堯舜伊周分受之猶兄弟之共承父事鞠躬盡瘁而不知有他也故爲清逸君者示吾赫赫明明優優洋洋行不加窮不損者存否何如耳而何暇乎其他

書尚古堂

語言文字在天下皆日用在聖賢或爲降心從俗之言武王周公去亶父三世而以古稱之夫子去文王五百年而謂其時爲中古夫亶父古則后稷公劉魏矣文王爲中古則夏商爲上古乎置堯舜於何世田

夫野人由不知習不察知不及百年視不出百里髮燥時事如隔千代父母猶在而慢之以爲昔之人世俗之早蓋亦其情其勢然也萬世一日萬人一心千歲千里若合符節而世之人以封德彝之自視宇宙躋異才英發如眉山蘇亦謂古人俎豆之器鄉舉里選學校之制不可行於今獨關西張子謂井里不數年可復明道先生謂聖人不易唯椅卓匕筯昔者疑之今也信之吾徒居今戴者天履者地見聞者日月風雲雷霆雨露山河海嶽草木鳥獸日用者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無一物非古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四肢百體髮毛爪甲無一體非古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衣不古而身古冠屨不古而首足古以古身衣古衣以古首足冠古冠屨古屨何不可者閩建陽劉純父家有堂曰尚古其先君子名之晦翁書之中𡊮純父新之疊山謝公記之𥹋世俗觀之三君子者古也純父今也此岐山之陽柞棫之中松栢之下占莎雞候鳴鵙萋暄芹者之議論也周公豈其然乎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康侯胡公之論讀者奇之余謂其未足奇也面前物無一不古羲皇所發皆羲皇上人也

禹堯舜孔顏而并出其下是欲斷天地日月朙

書建陽宋君嗣事

事有古無其例但有得於道而可以質於天則不期而最善皆備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有可以為百世事事有無其舊而得於道者是乃人心不測之妙用天理旁行之實地權而不離乎經異而不害其同者也予於建陽宋氏見之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直可以為百世祀儒則儒矣而亦不離於道而已先哲之言曰不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此自古以來仁人君子之常心得於天地生物之心

而不能自已者也伊川嚢患記有云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所謂萬類者人爲大也所謂吾心將柰何者時不遇道不行不得遂其同胞吾與之心自人以及物也存充稱䰟成云食祿萬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䰟成在戰國體法四豪而亡之君子其用心蓋未始不然事父母奉祭祀育妻子此外苟有萬鍾周公之富必欲使天下皆無飢寒但有原思爲宰之祿亦欲推其餘以及鄰里鄉黨此非有所爲而內交要譽以爲之也夫天下無難處之事而君子無自私之心造化有不齊之運而人道

有裁成之宜繼者人之理也得其理而氣自隨生者心之道也行吾心則身不死是故貴乎裁也建陽宋君本延平謝氏幼爲宋之子由經禮論之則出於後世以爲人後之禮律之則君之於宋盡心焉耳矣卓喪葬脈一毫無明得於繼之理矣年七十無子而兩家之事後皆然於是謀之於心揆之於道以宋之幼爲宋之後婿之子爲謝之嗣闕

書喜神

天地父母與爾箇人爾豈可自爲獸畫人得爾之似箇人爾既得爾之真豈可自爲獸然則何以體其受

乎相在爾　尚不愧於屋漏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四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策問

問爲人　　宋咸淳癸酉代長洲縣作

問蓋嘗靜觀默察仰而圓渾俯而方儀日月風雲山川動靜隱顯飛動高下洪纖前莫知其所始後莫究其所終果何謂哉反而思之圓顱方趾目橫耳從父子夫婦而處日用飲食天地變化則氣類蕃興真元分裂則生聚稀少自有天地凡幾理亂何極既往者隨化而俱盡方來者與氣而偕生又果何謂也由莊

闕輩言之真錄辯粒眾耳由孔氏言之皆所謂不得已者也夫其不得而已則太極也太極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則夫天也地也人也豈得以參參已乎然吾疑八卦上一畫天下一畫地中一畫人六十四卦上二畫天下二畫地中二畫人是三者嘗竝立而人爲中何爲乎剛健純粹之氣靜順含洪之體萬古不變而位乎其中者賢愚美惡清濁邪正不能以一定耶人者仁也乾之謂元是也不元不足以爲乾不專不足以爲坤不仁不足以爲人古之聖人列人於天地蓋以仁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豈徒衣裳冠屨

之謂哉由形而觀則人者天地中之一物耳以理而觀則人與天地等耳然則吾之耳目動靜施爲作用少與天地有相違則又惡可謂之人哉此否之一卦與比之上六皆以陰邪不正而謂之匪人而孟子則以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非人也然而目視耳聽手持足履依然而猶故也目之爲匪人非人何也攷之傳記曰聖曰賢曰大曰正曰善曰信莫非人然而曰庸曰愚曰小曰邪曰惡曰妄曰憸曰佞未嘗不以人繫之繇易與孟子而言則必上如堯舜次如顏曾有若游夏之徒而後謂之人今以庸愚憸佞之

類而猶以人稱曰匪曰非亦爲訶矣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雖文以禮樂猶未得仁也而可以爲成人若爾則爲人亦不難矣然必其仁得而後成位乎其中則有不與天地相似者終亦不與也不知卞莊子冉求之道苟能文以禮樂果與天地相似否見危受命久要不忘者亦遂能與高卑同流否也古之聖人其所以爲人如此之峻而後世之爲人者苟簡自足任不重道不遠往往未及成人而遂以自終小而碌碌世間大而汙人牙頰繼以春秋則易之所謂匪孟子之所謂非者不得免也而自號於世者未嘗不以人

自居知理識義者以很疾人辯之而自恕之心常自謂無愧於天地語言形貌不改而考其平居觀其用世未嘗受命於天地稟氣於陰陽而忠厚之君子尚鍾其秀而最靈吁秀而靈者果若是乎夫陰邪則匪矣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矣可不懼哉陰邪者氣質之性曰卑曰下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天地之性與生俱生者也氣質之性固陰陽之所爲而若一無欲之本然非紛擾不齊者之所能變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也有能以天地之性而反氣質之性則固有之天根泣於內端見於外用行

於天地之間夫然後其庶幾可以為人矣奈之何醉
生夢死顛倒於利欲之場而不自察也方今海內多
故天子亟席俊十得五之詔蓋将得人以辦天下事
夫天下事無非人所為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夫
苟仁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而何事之不立如其
不仁則以人名之君子有所不敢也槐黃在望郡邑
試士以擬為名蓋擬於得人也夫仁人因其言藹如
而有得焉識人必於其倫幸攄所學

問擬答

問天之蒼蒼地之茫茫虛無窮落莫知其涯不耳不

目何見何聞積善者孰憂之積不善者孰娛之益[illegible]
滿損培栽覆傾古之君子屢言之是必有所謂也問
若淑而不昌嗜逆失於能久悖戾妨身者夭羽山之
野樂道猷畝者被千駟之榮教民稼穡者有天下八
百年長城驪山血天下生靈者僅二世而止信乎其
不可誣也昭昭矣若夫車中之拉足以償寫氏之酷
咸陽市之刑足以伸瓜丘之哀學刑名者未嘗令終
善理財者未嘗免刃雖以刘晏之盡心亦且不免天
地貞觀日月正明其禍福孰顯於此宜乎為善者獲
大福為惡者有常刑徇義者克享盛名叛逆者無所

容於天下循良者長子孫貪虐者不保其家室有德於民有功於國者長守富貴而食人之祿不任人之事者造物奪之必速也然而遠考青史之所載近稽耳目之所接天道有甚不可恃者元禮孟淳未嘗為惡孟德仲達未嘗為善也綿竹之禍盧德之後湯陰之戚忠義之臣也卞壺砥柱晉朝父子俱没於賊罪莫大於元温乃得免於鈇鉞之下此猶可也天寶之末張許二顏皆有大功而受非常之害而奸邪蒙蔽之人乃獨保其首領以没一時善惡顛倒施報錯謬使天下之人何所畏而不敢為惡亦何所勸而勉於

爲甚是殆不可曉也中天之變恍若爲國之臣或血濺市人或身飄瘴海而主和議害君子者常獲順境至老死而無罰豈洋洋者不在其左右即數十年前有以道自任者流落擯棄動輒得咎西山布衣未嘗干預天下事乃謫死南荒九疑雲雨至今猶帶悽愴後來貪天之功縱 闕 没置毒以賊害忠義若出乎爾者未嘗反乎爾 闕 事羞惡是非各有攸屬而福華禍爽勅願討逆 闕 上靈處即天惠吉逆凶有如影響雖有紛擾不齊而其間不差尺寸世之徇勢利背國家殘斯民以肥其身者 闕 歷考古今之事則有不可致

詰者有志之士將何適從

問興亡勝敗

問陰陽二氣摩軋攻取百千萬狀六合之內晦明理亂倏頃倏忽夫何常之有一陽昭於窮泉群陰驚動辟易無敢遠者微陰伏於重淵五龍夭矯於上無如之何消長盛衰信在於時而不在於大小衆寡矣南鄭至弱也而楚至強也一興一亡胡相反乎百萬長驅至盛也八千之卒至少也一勝一敗胡相戾乎吕國君下齊七十餘城田安平一鼓而盡復之城之不守似無憂於國家也高平之戰左軍畏兵而奔潰兵

鮮甲而降俞忽之間轉敗為勝反死為生兵之不勝亦似不足憂矣夫以至弱之力至少之衆已破之城已敗之軍而古人運之掌上籌之目前志氣發而風雲生機關轉而天地開運北海於南溟回陽春於暘谷何其神哉夫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大固在一握之中得其樞紐則一轉移之頃有頓異而大不侔者胸中有百萬甲兵强中國之勢而破西賊之膽亦樞紐之謂也此吳人之所習聞者願申其說

性理字訓上

至理渾然冲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一氣坱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太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為陽之性為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為陰之性為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窮

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為中氣寄旺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爰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力有体是之謂器自然之理是之謂天主宰萬物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為神陰靈為鬼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氣流行

變通不窮兩儀對待交錯代換是之謂易寖長有形萬化之漸消散無迹爲變之成是謂變化陽動陰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定是謂神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長終始生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苟茫然列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而望是爲極致

性理字訓下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禀受

盛衰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
是曰理一親踈貴賤隆殺等級萬有不齊是曰分殊
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
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
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
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
是曰天命所生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
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
是曰良知身備萬善不學而能是曰良能口鼻噓吸

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耳目聰明記憶辨別
精之靈也是之謂魄心体靈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
性之所能無有不善愚只之所能有善無惡是皆謂才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然持於久是之謂志心之所發
思惟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稟命之元具愛之理
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亨具恭之理
為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礼稟命之利具宜之理
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貞具別之理
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
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

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一道得於心蘊而不失是之謂德道著於事積而有成是之謂業真實無妄終始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未至於誠擇善固執人之道也是曰思誠學者由此進之不已可至於誠萬善備矣

箴

敎學箴

爾諸生集學校父所生師所敎孚詩書享忠孝各辨心方見勉相敎戒毋嘻鬧毋懶惰毋斂放脩威儀容辭謹聲音笑貌群居不敬真嬉戲反使旁觀大可笑

入齋門須叉手不可曳裾蕭舞袖出門去莫狂走牧
則先行姪隨後或兄弟或朋友皆循序齒分大小道
逢長者須相揖莫向人前妄開口歸到家見父母通
萬福立侍右順志承顏旦復晝喫飯罷便登齋托故
悠悠真可醜疑則問教則受書要真字要格不真不
格不堪覩無格無成空費力牽要麁腕要直古云捉
筆如捉賊体端正有骨骼莫將一畫等閑看文章精
粉非容忿公權會以筆諫君直使其君正心術披文
戔揮彩筆行行鳳翥鸞翔箇箇銀鉤鐵畫不見王羲
之古今推第一筆力欲透神入木不入石草聖學書

池水黑應通亦齊名細書尤奇特一粒麻子上堪書
國泰民安字明白學有功人少覺神乜百世師猶曰
不如學孝問優游閒見博如石就磬玉就琢君看萬
卷書五車無古聖賢誰為作毋嬉遊無戲謔恁遊戲
業又發時戲謔能使人情惡心後氣焉須把捉遠酒
色戒賭博一時相誘不加思害已蠹財方愧作務真
純屏澆薄涵養麗才華峥嶸耸頭角遠方来有同志
氣分既相投朝夕與從事有疑難熱評議有文字辨
辭意學古聖賢之道乃成君子之器莫因小事起紛
爭不顧平時朋友義甚至唾面揮拳加以切齒毀罵

或揚他人過失或斥父母諱字風聲氣習醜如斯豈
是人家賢子弟日有光憂去速夜有燈光可讀尚有
囊螢映雪人莫負光陰徒碌碌那識青春不再來不
學無知如土木十日寒一日暴詩書豈是容易讀讀
得多念得熟自是一生受用足講既明理自燭言言
包造化字字如珠玉課日供對日屬何患無文章四
六章業精文郁郁縱有金玉滿堂寧似詩書滿腹多
少公侯起白屋不特一身榮滿家食天祿那更致君
澤民用為天下之福豐功偉績書竹帛凌烟萬古煇
人目幼學只此為箴規莫[illegible]斯言再三讀

文

上梁文

福建帥府上梁文

海上神仙有三濟乾坤乎今古天下帥垣第一實壯觀乎東南冠冕城濠鼓角寒暑晃形勝則左鼇峰右烏石越峯攏護於其中攷制作則前虎節外環珠宣闔恢宏乎其後九天半方山發對十里許臺江帶如星分斗牛女之墟地合閩候懷之壤峙萬牛之偹揀列數雄之崇墉邦人稱為威武門藩帥編曰福建道規模壯麗啓建於嘉定辛巳而年百餘氣數盈虧華

故於大德丁未之夏五朔撫斯郡之既往特其人而
後興胡何闕一紀之星霜猶克新七閩之耳目恭惟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袁相公以驄馬御史爲紫薇幕
賓遇事立非常之功推心行不忍之政士争覩李以
室景星鳳凰人願見歐陽公黄河嵩華五百年之名
世三千里而圖南海濱之人物衣冠生民以來未有
或盛國家之棟梁柱石當今之世舍此而誰爰自下
車聿新崇建上則憲司帥府以董其謀下則屬郡庶
邑以宣其勞仕捐俸而僧輸財庸受民而工酬值號
令一出力役四來鑿石空山而山脇槌雷轟運土塞路

而照賁雲集徂徠松新甫栢木擇地而取材公輸墨離斐繩人隨時而獻技培圖臺而用壯發舊礎之元基柱上下而木石異宜門東西而棖闑同制倣明堂之重屋列玄斗之七宮高百尺而不滿者二焉工萬計而不知其幾矣覆以綸尾翼之扶欄經之營之不日成高矣美矣登天若譙樓更撐城漏二十五點風雨不移芝之山鐘開元杵一百八聲晨昏相應壯山川之古長樂衍歷數之後至元方今國泰民安財豐物阜漳江奏凱回邊境之旌旗閩海告登獲豐工之禾黍嘗羣庠遂序家積人阜不獨商賈歌於市官吏慶於

庭將見麒鳳遊於郊龜龍呈於水三代以上五代以下孰若今日有其地有其民千古在前萬古在後無出斯垣美哉輪美哉奐清歌成柑同舉脩梁

拋梁東東望天高立翠峯人倚芝山迎出日滿城和氣五更鍾

拋梁南南望青山敞面參坐受清漳來獻捷萬家晴晝課耕蚕

拋梁西西望前峯偃四旗捲却夕陽千嶂霧靖邊鼓角樂清時

拋梁北北望遵峯盡長戟台星夜照帥垣明幕中

請得風霜客
拋梁上上有橫雲俯稍向倚欄一曲望江南時聽
天仙答清唱
拋梁下下有人家補欄對犬眠榕影寂無聲俗阜
民安我事暇
伏願上梁之後那畿山固世運河清臺綱肅而閭制
明田課登而民訟簡花縣藹絃歌之政柳營洗甲兵
之塵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奏梅花之
一曲春滿江南歌菘崇之三章人思召伯永保承天
八柱之盛大開添附六符之祥

帥府譙樓上梁文

伏以一氣初分爲蒙肇闢於千古兩儀旣立鰲極未奠於八方四海無虞茫茫禹迹一人有慶蕩蕩堯天顧茲三山衣冠文物之名區實通百粤才賦舟車之都會熊羆貔豹御式瞻藩府之尊嚴鯨震鼉咕向欽譙樓之突兀經書每歷於方伯賛襄有藉於名僧循其形勢之宜相似陰陽之正遂鳩柱石整頓規模爰寘鼓鐘分明更點舉頭紅日近倚哉畫棟之翬飛回首白雲低屹矣重簷之疊聳祥烟縹緲瑞氣籠葱遠吞萬里之江山高拿一天之星斗更處處桑麻兩露家家

絃管詩書乗月抛床知老子興復不淺梯雲作賦微斯人吾誰與歸卓卓千尋豈但包羅天上影蕤琴五鼓管教與醒夢中人歌舉隻虹載謌六綿

抛梁東漏聲遥在百花中川原繚繞浮雲外二十八宿羅心胷

抛梁南擲鞸鷺嬌花後殷僊家未必能勝此宮闕叅差落照間

抛梁西洞門高閣靄餘暉城外青山如屋裏曉登天籟發清機

抛梁北近日千家散花竹丹霞翠霧飄奇香新雨

山頭荔枝熟

拋梁上西山落月篙天杖河漢三更看斗牛鳴鵲

雲霧生衣上

拋梁下千條弱柳垂青瑣遠看天際下中流一派

海水盃中瀉

伏願上梁之後天日昭回燭九垓以融朗福力綿遠

歷萬古以長存藩臬奠安山川鞏固物外乾坤廣大

端拱紫薇樓頭日月循環由行黃道承流宣化須資

匡弼之調輔國安民不負藩屏之寄下庇民生而求

進日新日新又日新上祝聖壽以遐長萬歲萬歲萬

萬歲

祝文

拜朱文公祠祝文

丁酉歲月日後學陳普謹以寒泉秋菊之奠昭告于

太師徽國文公朱子之靈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

尚友顏曾潛心周孔志期善世道不偶時退而盡精

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

之陋纂脩三禮以開來世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

本原闢邪說而約其疾病盖堯舜孔顏之道至周子

程子而始明而周程之季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

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但辟闢小不及孟子而為斈工夫則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韓昌黎所謂不在禹下矣昔深山野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知讀先生之書二十三十知讀先生之書而不能成誦飢寒多過暗室多欺今雖願斈先生之斈而老矣然於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家去先生之居四百里不能一拜祠下今歲館雲莊乃能奉一盃寒水拜遺像于考亭又負來幾日之罪然區區之心先生幽冥之中諒知之蓋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

也管見一二敝帚千金以為得生先生之時一侍磬丈之席不勝大幸今雖不得聞謦欬然先生之心磅礴宇宙不與身俱死也尚享

先賢祠祝文

蔡西山　勉齋　果齋　陳北山
劉籥仲　節齋　九峯　真西山

道在宇宙更昌迭微其出如麟有地有時関洛之會千載一熙百年以來文在于茲考亭崛起豪傑奮興而弟勉齋雲莊壎篪北山果齋聲應氣隨二蔡兄弟以友以師一時群賢再肇洛伊阜截文忠從而張之德行問孝政事文詞泮滋中国外藻海涯自有七閩

未有若斯後來之士抑何幸而精靈發靈百代肅祇
追性詔來恭惟格思

祭文

祭先聖文 雲花書院

天縱聖智祖堯繼周道乾德坤仁春義秋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三百三千洋洋優優立教萬世不王不侯
周孝黨庠祀準交脩以扶五教以求九疇歲祀殷仲
月法用柔敬率諸生奉蘋藻羞

祭吳先生文

禹化之存如水四時晝夜迭運不隔亳絲方息者增

成功者退後不軼先小不踰大帝皇之日人少怪戲
日月所照無毋哭兒降及叔李失序莽多後來光去
莫可如何如公之死世不言夭其在吳氏則可謂蚤
壽毋在堂兒齒童頭叔父垂八耋見華斑方當綵衣
膝下弄雛胡乃反常先毋而徂正好山林棲遲偃仰
大夫不均王事鞅掌畀疾而歸一夕而亡堂上哭子
頭如雪霜六由坐足乃得正斃二子奔喪亦為王事
平生管鄭指上月時今茲死生豈嘗與知此皆異常
不可測識夫既有之安咎造物覩戚姻姪無術可施
慰勉老毋笑語勿啼歲時情話今闕一人老少具在

公死如存生順没寧事不容説薄奠一觴聊以言别

青詞

代劉平野薦母

彼蒼者天居雖高而聽則下小人有母分有限而心無窮謹瀝蟻忱仰干鴻覆伏念某所生母賦形在地為子承家李寄昌黎痛笄笄之自幼阿奴絡秀幸禄禄之相依賴存千鈞一髮之宗祧罔極寸草三春之恩德死生有命奉養無從服雖止於緦麻情實同於斬衰七十有六寧毫髮之無愆萬一可希惟慈仁之憫下生無禄衣之備死有黄泉之眾苟有天堂之可

豈非人子之至願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四